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三)

[民国]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三十回摇 万缕青丝报知己 员
两行红泪雪沉冤
- 第三十一回摇 父疑子仁宗暴崩 员
凤易龙孙妃僭位
- 第三十二回摇 婉转娇啼西园月黑 员
灯红酒绿万寿风清
- 第三十三回摇 阑珊花事悲故主 猿
彻夜笙歌恼直臣
- 第三十四回摇 张太后愤怒废莲房 源
于巡抚谈笑定疑案
- 第三十五回摇 庭院深深青梅竹马 缘
孤帟寂寂流水高山
- 第三十六回摇 桃李满门王振专权 远
冰霜载道蓉儿承恩
- 第三十七回摇 人面桃花书生失丽偶 苑
途穷日暮侠士飞金刀
- 第三十八回摇 杀云妃禁宫闹鬼 愿
接总管馆驿破奸
- 第三十九回摇 怀来县巨阉授首 愿
锦鸡栅皇帝被掳
- 第四十回摇 鼗鼓胡笳英宗陷沙漠 员
轻歌曼舞蛮女献殷勤

- 第四十一回 柳掩春台皇后见废
香飘月府天子还都 员圆
- 第四十二回 骏马游街徐梦兰吐气
紫微入室李太岁扬威 员圆
- 第四十三回 苦雨凄风太上皇复辟
夕阳衰草于忠肃埋魂 员圆
- 第四十四回 百花洲老处女承恩
疑天阙彭秀才遇怪 员圆



第三十回摇 万缕青丝报知己 两行红泪雪沉冤

摇摇却说那唐赛儿令那门徒折了一条柳木来，赛儿取在手心里，削成二个人的形状，轻轻去放在一只锦盒里面，又命盛了一碗清水，把一枝小柳枝架在碗口，将一片柳叶儿浮在水碗当中。布置已毕，向那门徒说道：“这锦盒和水碗，你须小心看守，不要离开。那锦盒也不许偷看，碗里浮着的柳叶要时时留心，切莫被风吹动了碰着碗边儿。”门徒一一答应，赛儿便匆匆出门去了。那门徒还不过十五六岁，很有些孩子气，他等赛儿走后，心想锦盒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非瞧他一下不可。

看看天色晚下来了，那门徒燃着烛儿，在那里守着水碗儿，忽然一阵风过去，把烛吹灭了，忙再来瞧那柳叶儿，已碰在水碗的边上，忙用手去拨开时，手指儿一带，将碗上的柳枝又碰落碗中，那门徒慌忙从碗里捞起来，仍照着原状摆好。猛听得打门声甚急，外面守门的开了门，只见宾鸿满身透湿，拖泥带水地进来，对那水碗里望了望，便去换过衣服，又往外去了。

那门徒独坐着无聊，却偷偷地取过锦盒，开了盒盖瞧看，见赛儿削成的两个木人，并坐在盒中的小屋里，屋是白纸糊成的，什么床帐器具，无不齐备。那门徒看了半晌，觉得这东西很好玩，害得他爱不忍释起来。谁知烛上的火星迸开来，恰恰落在盒中，那纸糊房屋顿时烧了起来，门徒连连扑灭，早已烧去了一角。他才不敢再玩，盖了锦盒，依旧在旁边坐守着。到了四更天气，赛儿和宾鸿回来了，向那门徒



骂道：“叫你不要开盒子儿，为什么私自偷看的？”那门徒掩饰道：“师走后，我一动也不曾动过。”赛儿愤愤地说道：“你没有动过，咱们住在路上的房子，怎么会烧了起来呢？你又把水碗中的柳叶柳条，都去弄沉在碗里，害得你师傅渡江时，船也沉了，桥也倒了，这不是你不留心吗？似你这样误事的人，俺实在用你不着，快给俺滚出去吧！”那门徒只得忍气吞声，不敢做声。又过了几天，那门徒在室中闲走，瞧见那酒瓮盖开着，恐怕师傅回来骂他不做事，就顺手将瓮头盖上，到了晚了，唐赛儿回家来，又骂那门徒道：“俺在官署里探消息，没处藏身了，便去躲在酒瓮里，你却把盖盖上，几乎将俺闷死。以后家里的物件，不准你乱动。”那门徒连声答应了，心上很是诧异。诸凡这样的奇事，也说不尽它。那时投奔赛儿的人一天多似一天，不上半年工夫，她的门徒居然有了三四万人，又有各郡的人千里来相从的，赛儿的声势便渐渐地大了起来。一班捕风捉影的胥役都得着了唐赛儿的贿赂，有的爱着唐赛儿的妖艳，大家眼开眼闭地过去。诸城的游击马如龙，听得宾鸿和赛儿私下里买马招兵，风声很是不好，就派兵前去捕捉，却被唐赛儿指挥着门徒一阵地乱杀，把三百个官兵杀得七零八落，四散逃命。

宾鸿见祸已闯大了，索性张起白旗，领三四万的门徒直杀入诸城，将县尹仇绪击死，逐走了游击马如龙，竟占了诸城，又接连陷了益都，威声大震。青州都指挥高凤领着五千健卒，来剿灭唐赛儿，兵到益都，两阵排开，高凤跃马出阵，这边唐赛儿部下董彦杲拒战，不上三合，那董彦杲等非是乡村的流氓，又不懂什么武艺的，如何敌得住高凤，当下被高凤手起刀落，劈董彦杲作了两爿。高凤便驱着兵丁，



大杀过来，忽见唐赛儿披发仗剑，飞马直前，口里不知念些什么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无数的青面獠牙的鬼怪也仗着利刀，望高凤军中杀来，兵丁们见了，吓得回身便走，唐赛儿乘势掩杀，高凤大败而逃，退五十里下营。一面飞章入报，太宗看了奏牍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妖民这样的胡闹，地方官难道任他举痲为患的吗？”于是下谕，令柳升为安远侯，掌大将军印，刘忠为副，督着大兵十万，浩浩荡荡地杀奔山东。

大军将至卸石栅，柳升吩咐立寨，谁知才得安营，柳升坐在帐中，忽觉地上大震，暴雷也似地一响，平地陷落了丈余，二个丈余长的神将，金盔银甲，从地窟中直跳出来。帐下将士四散奔窜。

柳升传谕，兵士们莫慌，只把那些马矢擲去，一霎时把两个神将赶得走投没路，似泰山般地倒下来。军士乱刀齐上，剁了一会，再细瞧时，却是两个泥人，身体还不到一尺，穿着纸的衣甲，已给刀剁得粉碎了。兵士们见了，都笑了起来，柳升便对将士们说道：“这些妖术，原是一种左道邪术，可以用正气破他。你们上阵，切不要胆寒。想汉代时黄巾贼作乱，比现在要厉害得多，尚且弄得一败涂地，何况这小小的鼠辈，怕他则甚！”兵士们见说，知道妖术是假的，又目睹刚才的泥人，所以胆也大了。

这夜的军营中，几次闹着鬼怪，一会儿猛狮来了，虎狼来了，都被柳升破去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兵士们方要安睡，忽听得喊声大震，唐赛儿和宾鸿亲领着妖兵杀到。柳升叫军士不许妄动，只把硬弓射出去。妖兵也不敢近前，远远地摇旗谩骂，柳升和副将刘忠，命兵丁备下了犬羊血及污秽的东西在营中坐待。到了日中，赛儿的士卒渐渐地懈了，大半下马



休息。这时柳升便披甲上马，和刘忠分两面杀出。

唐赛儿忙整军来迎，官兵个个奋勇直前，赛儿大败，宾鸿落马受擒，又是想驾云逃走，被刘忠把犬血泼去，宾鸿从半空中掉下来，跌得脑浆迸裂地死了。唐赛儿也施法术，兵丁用犬羊血洒去，鬼怪都变了纸人。赛儿见法不灵，只得回马逃走。柳升挥兵追杀，可怜那一班徒众本是些乌合，吃官兵杀得尸积如山，血泞道路。柳升乘胜克复了益都、诸城、营州等地，获住贼酋三十余人，一例军前正法，只逃走了唐赛儿不曾捉住，后来被山东的土人杀死，把头来献与柳升，柳升领着部众班师回京。

太宗见山东平定，因蒙酋阿噜台恃着勇力，抗拒天使，掳掠边地，太宗下谕御驾亲征。是年的秋天，出师塞外，足闹了三个多月才得安静。明年是永乐十九年，太宗以蒙人狡诈，须就镇慑，便传旨迁都北京。那时北京宫殿已经落成，正殿仍名奉天，右顺、左顺门外又增建太庙，太社稷及社稷坛、先农坛等等，壮丽宏敞，远胜南京。又添建清宁宫为太后奉居，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。乾清宫、坤宁宫后面又建了交泰殿。又建设景福、景和、仁和、万春、永春、永寿、长春等宫，备六宫嫔妃的居住。

那太宗的德配徐皇后，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，貌很艳丽，性又贤淑。太宗在藩邸的时候，几次获罪太祖，多亏徐皇后从中设法调停，太宗得不受罪谴。太祖在日常说：“棣（太宗）有贤妇，终身享受不尽了。”太宗登极，便册立徐氏做了皇后，平日非常的敬爱。徐皇后又著《内训》二十篇，都是规诫妇女的格言。又拿古人的言行录，编成书本颁行四海。徐皇后本识字知书，对于朝政，辅助太宗的地方很



是不少。但偏偏又不假年，这时忽然一病不起，竟至逝世。太宗想起皇后的多才贤淑，心上很是悲伤，一面替皇后发丧，又命有道的高僧，建坛设醮超度皇后。七月中旬，太宗亲送灵舆，葬在长陵，并谥号仁孝皇后。

那时徐达还有一个幼女，芳名唤作妙锦，便是徐皇后的妹子，年纪已二十一岁，不曾适人。太宗闻得妙锦的才貌更胜过徐皇后，便饬内臣，下币致聘，要想立妙锦为皇后。妙锦的哥哥子徐祖辉见是上谕，不敢违拗，一口就应许下来。谁知那妙锦的性情倒十分古怪，她却不愿做皇后，坚持着不肯答应。徐祖辉没法，只好从实上闻。太宗听了，又派了女官，来中山王府里向妙锦劝驾，妙锦任她们说得口吐莲花，她老是一个不答应。太宗又派内史来劝妙锦，见妙锦没有转意，便亲自驾临王府，由祖辉出来迎接进去。太宗坐定，便召妙锦面陈。

不一会，妙锦盈盈地来见驾，礼毕侍立一旁。太宗细瞧她的容貌，果然不差，虽是淡妆素服，却觉得艳光照人。太宗很和蔼地问道：“朕欲立卿为皇后，为甚这样的见拒？想徐皇后在日，和朕也很雍睦。卿是姊妹，难道不知道吗？”妙锦低头说道：“臣妾非故违陛下，自思质同蒲柳，不配做天下母，以是不敢应选，乞陛下洪恩，恕妾慢上。”太宗待要回答，妙锦又道：“臣妾福薄，既蒙陛下知遇，望赐寸地，妾得终身礼佛，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太宗知妙锦固执，谅来不能强做，不由地叹息一声，便命起驾回宫。祖辉和妙锦在后跪送，太宗心里很为懊恼，但还希望妙锦回心过来。回宫之后，不时令女官内侍们颁赐珠玉珍宝与妙锦，妙锦勉强受领，都用竹筐把所赐的东西一一封锁起来。



这样地过了半年，太宗又提起立后的事来，再派女官来劝妙锦，妙锦也叹道：“皇上不能忘情于我，总算是我的知己。那么我就把半生的幸福，报了知己吧！”妙锦说着，忽地将云髻打散，提起金铰剪来，飕飕地几下，把万缕青丝剪在手里，用黄袱裹好，递给那女官道：“烦你上达皇帝，说我已削发，从此遁入空门，不能再侍奉皇帝的了。”那女官呆了半晌，只得回奏太宗，太宗也无可如何，只得令马妃暂掌六宫，誓不别立皇后，空着这个位置，算是报答妙锦的。后来妙锦死了，太宗命照皇后礼节也安葬在长陵。这是后话。

太宗自丧了徐皇后，妙锦又削发为尼，弄得他两头脱空，正在满心不乐的当儿，忽然高丽入贡，内有美女两人。一个叫权英的，面貌艳冶，举止妩媚，太宗看了大喜，便立时进入后宫，当夜召幸。那权英不但美丽，又工媚术，太宗因此越发宠幸，就晋封她为玉妃。那玉妃的肌肤，腻滑莹洁，伸出手来，真和羊脂一般，又白又嫩。不说别的，只就看她一身的玉肤，也要令人魂销了。

太宗笑问她为甚皮肤这样娇嫩，玉妃回说：“自幼儿便把玉当作食品，所以肌肤格外的细腻。”太宗惊道：“那玉是石质的，怎样可以吃的？”玉妃微笑道：“高丽地方，原是产玉的所在。不过那种玉和市上做珍玩的又是不同，颜色有黄的也有白的，式样也有大小和厚薄。这一类的玉，大都产在河中。高丽地方，有种人专在河中掏玉，掏着了便来卖给人家，黄的算为上品，白的略次一点。吃玉的人，把玉取来，涤洗干净，放在罐里煮着，过了半晌，再将白菖草和玉煮，待玉煮软了，再把白菖草取出，这时的玉已煮得和膏一



般，又加上香料糖汁，吃起来味儿又鲜洁又香美，无论什么东西，终比不上它的。”太宗听说，很是诧异道：“那煮玉的白薷草又是哪里来的？”玉妃答道：“这是高丽的特产，出在产玉的河边上，有了这草，河中必然有玉，那卖玉的人掏了玉来卖时，顺便拔了那白薷草，算是买玉时附赠的。这白薷草和玉，性情极其相反，不管怎样厚的玉，一经和草煮，便柔软如绵的了，大约也是一种相生克的意思吧！”太宗笑着问道：“你幼时便这样煮玉吃的吗？”玉妃微笑道：“臣妾的老父，那时爱妾如掌上明珠，还特雇了一个老姬，专一替妾煮玉，自三四岁上直吃到十八九岁。老父死后，家景渐渐中落，也没有闲钱再去买玉吃了。今年高丽国王挑选美人进贡，见臣妾生得肌肤莹洁，便也选在里面，现得侍候陛下，不是妾的万幸吗？”太宗点头道：“你既喜欢吃玉，朕就命那里的官吏去采办去。”于是传谕，令宦官永禄专往高丽采玉。

那永禄领了旨意，开了一只大船，上插着红旗，大书“奉旨采玉”四个大字。一路上绣帜飘扬，锦帆满张，直达高丽。那面的地方官吏，自忙着迎送，永禄也乘间勒索，高丽的人民不胜他地滋扰，暗中纠集了无赖恶党，举旗作乱，又戕了明朝守将，杀死永禄。太宗闻报大愤，立饬英国公张辅出师高丽。

自永乐十九年三月往征，直到九月班师。太宗仍命内监赴高丽采玉，时人称为取宝船。每一个月中往高丽采玉一次。玉妃得玉，便亲自调煮，等到煮好，先进太宗。太宗尝了玉的滋味，果和别的不一样，从此和玉妃有了同癖。据内务的报告，只就采玉这一项，耗费报销月支五十五万余两。当



时已这样的奢靡，怪不得明廷要穷奢极欲了。

一天，太宗携了玉妃往游西苑。这个西苑是在河东，距御花园约半里许。太宗迁都北京，便命建一个大花园在河东，赐名叫作西苑。那西苑里面有无逸亭，有温玉泉，有秋辉夕照，有漪涟池，有清芬尽在，有风月无边楼，雪玉亭，明镜湖，玉树翡翠榭，放鹤亭，松竹梅三清轩。种种名胜，都是清幽壮丽，无美不俱的。当落成的第一日，承造西苑的是司礼监余焜，便来请驾幸西苑。太宗见奏，带了玉妃和几个内侍宫女，竟往西苑中来。

这时正是三春的天气，碧柳丝丝，红花如锦，千花万卉，共斗芳菲。又加上苑中的画栋雕梁，愈觉得景致的幽美了。太宗一面游看，只是赞不绝口，正在有兴的当儿，忽听得园外一阵的嚷声，接着便是脚步声杂乱，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子，领着三个孩子、一个女儿望着园中直嚷进来。

太宗很是不懂，方在怔愕着。那女子一见了太宗，便拖住衣袖大哭，还不住地把头向太宗身上撞去，太宗吃了一惊，再仔细瞧时，却是自己的妹子宁国公主。太宗忙说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尽管可以好好地讲，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儿？”宁国公主又大哭道：“还讲什么话，你只把梅驸马还俺就是了，否则情愿撞死在你面前。”太宗见她说不明白，又有那三个孩子一个女儿，也来缠绕着太宗，啼哭着向他要爹爹。太宗这时十分为难，又不好变脸，正当无可奈何，恰巧杨士奇和杨荣因蒙裔阿噜台卫率领部众又寇边疆，守臣都指挥哈蜜飞章入奏，急求援兵。杨士奇、杨荣两人方主持内阁，接到了奏疏不敢怠慢，便进西苑来见太宗。正好宁国公主在那里和太宗拼命，杨士奇便上前相劝，宁国公主把梅驸



马失踪事，对杨士奇略略说了一遍。士奇也心里明白，只得劝宁国公主道：“木已成舟，公主也不必悲伤了。”杨荣也来安慰，经两人说得舌敝唇焦，宁国公主才答应了，要求把杀驸马的潭深、赵曦立时正法，三个儿子统赐爵禄，女儿照郡主例遣嫁。

太宗见说，只得一一依允。并亲书了谕旨，付给公主，命刑部立逮赵曦、潭深，即日弃京，又加赠梅驸马为靖远公，三子袭侯爵，女儿由奉旨配婚。宁国公主见事事如愿，才领着三子一女，含泪自去。

这宁国公主是太祖的长女，嫁给驸马梅殷。当日太宗举白帜靖难，梅殷引兵抗拒，太宗连吃他几个败仗。太宗登基，下诏召梅殷进京，梅殷只守着兖州不肯奉诏，太宗越发恨他了。其时几次要发兵去征他，都被徐皇后挡住。又太宗初入京城，命建文帝旧臣方孝孺草诏颁布天下，孝孺不但不肯动笔，反把太宗大骂一顿，说满朝文武，驸马梅殷之外，尽是贼臣。太宗大怒，杀了方孝孺，梅殷是孝孺同党，杀梅殷的心也越切了，那潭深、越曦，是梅殷部下的正副指挥。太宗密传谕旨，令潭、赵暗图梅殷。赵曦和潭深便私下议好了，借名操兵，请梅殷校阅。梅殷不知是计，竟和潭、赵两人并马出城，到了护城河边，两人一声暗号，把梅殷推下河去，部下的卫兵慌忙下桥去救，潭深拔剑大喝道：“谁敢救援梅殷，俺就砍下他的脑袋。”卫兵们听了，知道梅驸马是他两人谋死的，便呐喊了一声，大家纷纷走散了。

内中有几个心腹的人，连夜去报给宁国公主，说了潭深、赵曦谋害的情形，公主听了放声大哭，就领着她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哭到宫里来和太宗拼命。太宗做了这虚心的



事，不觉也有些愧对公主，只好由她闹着。幸得杨士奇和杨荣进来，才解了这场的围。

公主领着上谕出宫，立刻捕了赵、潭两人，亲见他们把赵、潭断头，公主又命摘取了两人的心肝，向梅骝马的灵前致祭。这里太宗和杨士奇等，议定出兵征阿噜台卫，太宗雄心勃勃，便下谕即日亲征。杨士奇等再三阻谏，太宗不听。第二天上，太宗命皇太子高炽监国，自己到御校场来，点起三十万大军，出塞北征去了。这一次的亲征直到了永乐二十二年，总算把阿噜台征服，太宗下谕班师，大兵到了白邨山，忽京中的警报到来，是玉妃逝世了。

太宗听说死了玉妃，不由得悲痛欲绝，因此衰毁太甚，圣躬也有些不豫起来。回到榆木川时，太宗的病越沉重了，便召杨荣、夏原吉、金幼孜三大学士及英国公张辅等到了榻前，太宗嘱咐了后事，令太子高炽即位，杨荣等顿首涕泣受命。这天的晚上，太宗忽然睁眼问内侍海寿道：“到北京还有多少日路程？”海寿跪禀道：“须至七月中可到。”太宗长叹一声道：“看来等不得了。”说罢便闭目不说了。海寿见太宗形色不妙，忙去报知侍驾的大臣。杨荣、张辅、金幼孜等慌忙进御帐来问安时，太宗早已驾崩了。杨荣等痛哭了一场，却不给太宗发丧，只令内侍海寿星夜进京。要知后事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一回 摇摇父疑子仁宗暴崩 凤易龙孙妃僭位

摇摇却说那内侍海寿飞骑到了北京，当殿宣读遗诏，皇太子高炽，再拜受命。于是由大学士杨溥等，即扶太子登了大宝，百官上殿叩贺，改是年永乐二十二年为洪熙元年，尊谥太宗为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封太宗王妃为恭献贤妃，马妃仁慈贤妃，追谥玉妃为昭献贵妃。又册立妻张氏为皇后，长子瞻基立为皇太子。又晋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为内阁学士。夏原吉为尚书，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。黄维为礼部侍郎，兼华盖殿大学士。张辅世袭英国公，加封太子太保。一面替太宗发丧，草诏布告天下，杨士奇等将太宗遗体安置前锡裨里面，上护着翠盖，扶丧回京。那高炽既然继统，便是后来的仁宗皇帝。

这时仁宗闻得太宗丧车将到，忙遣太子瞻基先去迎接，当由杨士奇等及朝中文武百官，护着太宗遗骸，直进东华门，至仁智殿停住。仁宗亲祭奠，照皇帝礼盛殓了，择吉安葬长陵。

再说这仁宗皇帝，做太子的时候，太宗出征塞北就委他监国，前后计算起来足有廿多年。所以对于官民的营私利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又引用杨溥、杨士奇、杨荣等，时人号称三杨，杨士奇名为西杨，浦名为南杨，荣名东杨。这三人的确有治国的才干。又任金幼孜、黄淮、夏原吉等要职，这几人也是一时的人杰。这样的一来，自然时贤毕集，奸邪远避了。

还有那个太子瞻基，也是天姿聪颖，为人仁智英毅，在



诸皇子当中，无人可和他颉颃。当太宗在日，瞻基方十一二岁，太宗批阅奏牍，瞻基侍立一边，见有害人民的奏疏，便把它指摘出来。太宗欢喜他不过，竟递一个奏折给他，令照他的意见批答。瞻基居然下笔，所批的句语更洞中窍要。只有一样疏忽，不曾把疏上的讹字圈出。太宗笑道：“你批奏牍，怎么不留心文字。”瞻基答道：“那是无心笔误，只要大事不差，这些小错误，何必苛求他呢？”太宗连连点头道：“这才有人君之度。”又问瞻基道：“天降灾眚，还是祈禳？还是修德？”瞻基应道：“为君的修德，宜随时留意，也随时可以修德，若等见了灾眚，修德已经晚了，还去祈禳它吗？”太宗大喜：“好儿子！你准备做有道之君吧！”

太宗立储，本欲册立高煦，因燕邸出兵，高煦异常出力，太宗许他事成立为太子。后来太宗登基，见长子高炽也很英明，高煦却勇而无谋。况废长立次，金幼孜、张辅、杨士奇等又极力反对，太宗忽然想起了皇孙瞻基，说他将来必是个盛世天子。瞻基是高炽的儿子，太宗立储，方决意定了高炽。

但高煦为太宗的次子，靖难的当儿，太宗亲口允他做个储君，高煦每出阵时就拼命战，汗马劳绩很是不小。现在太宗忘了前言，事成后高煦只封得一个汉王，他心里怎样不怨恨呢？唯碍着太宗，不好过于胡为。

到了仁宗继位，又是内外大治，高煦虽满心要反，倒也没有机会可乘。仁宗也知道高煦衔恨，终必作乱。大学士黄淮曾入奏仁宗，述高煦的坏处，并请早加诛戮，以靖后患。仁宗明知是好话，然不忍伤手足的情分，又恐廷臣多说，便召黄淮至谨身殿，仁宗正言厉色地说道：“卿身为大臣，不



教朕修政补过，反劝朕摧残骨肉，起箕豆的嫌疑，算是什么道理？且文皇帝只有朕弟兄三人，昔日文皇帝兄弟有二十四人，朕如其同室操戈，那文皇帝当时弟兄有这许多，不是要闹得连江山也送掉了么？”黄淮听了不便回奏，只好诺诺连声地退了下来。那时朝中的诸臣，闻得黄淮受了责斥，谁也不敢再提及高煦两字，仁宗的手足情算是始终保住。不过高煦自恃勇猛，谋乱的念头却一日不能去心。他常常向部下说，能将十万大兵横行天下，无人敢抗。

其时高煦晓得太子瞻基英武，便悄悄地命参赞王斌来见瞻基，瞻基知高煦因叔侄的关系，对王斌自然格外优容。王斌时把话打动瞻基，令他在内筹划，高煦愿为外援，里应外合，保瞻基登极。瞻基是何等的乖觉，听了王斌的一番话说，知高煦有意煽惑自己，弄成父子猜忌，他就于中取事。以是任那王斌怎样地说得好，瞻基只是不睬。谁知那王斌便捏造流言，说太子有篡位的举动。那话传进仁宗的耳朵里，也不能不略有疑心。过了几天，忽然地下一道上谕，命太子瞻基去留守南京，不奉召唤，不准入朝。

这种计划，原是仁宗恐太子真有异志，特地调开他，以杜内变的意思。哪里晓得太子瞻基才到南京，北京的仁宗皇帝已得了暴疾晏驾。内宦海寿又忙着奔往南京，飞诏太子瞻基入都。瞻基拜读了遗诏，大哭了一场，星夜赶到北京。将近良乡，金幼孜、黄淮等一班大臣捧着宝玺来迎，君臣相见又痛哭一会，瞻基便匆匆奔至燕京，由杨士奇等扶太子瞻基登位，这就是宣宗皇帝。追尊仁宗为昭皇帝，庙号仁宗。尊母张皇后为皇太后。仁宗自登基到崩逝，在位不过一年。

这时改洪熙元年为宣德元年，册立胡氏为皇后，孙氏为



贵妃，把杨溥、杨荣、杨士奇等三杨同时重用，晋受内阁大学士。任蹇义、叶春为大理寺少卿。那时真是天下承平，万民同乐，盛世的景象果然和别朝不同。宣宗又留意文雅，闲来便和大臣等吟读作赋。大理寺卿叶春诗名最噪，宣宗的赋诗作歌，多半是叶春捉刀。记有一首《采莲曲》道：

美人家住沧州道，翠尽红妆似莲好。
旧岁花开与郎别，郎不归兮花颜老。
十里清香日过午，采莲桨荡过南浦。
采着莫并莲子摘，莲子丝牵妾心苦。
花谢花开总是空，妾情一片水流中。
从今抛却伤心事，一任芙蓉扬晚风。
秋日花儿娇，墙外杜鹃红。
采莲采莲，扁舟入莲丛。

读这首词曲，就知道宣宗那时的快乐荣华，应了当日太宗的话说，真个做他的太平天子了。其时汉王高煦，听得仁宗晏驾，宣宗继统，便跳起来道：“孺子倒好幸运，这口气俺是要出的。”当下就齐集了部下的兵士，举旗起事。

警报从乐安直达京师，宣宗看了叹道：“朕预知他有今日的。”大学士杨士奇奏道：“高煦无礼，是推测皇上年轻，必不能出兵远征，所以敢放胆横行。今陛下如出其不意，御驾亲征，高煦自然惊走了。”宣宗很以为然，于是亲统六师，命武阳侯薛禄为先锋，少傅杨士奇、太保张辅、太傅杨荣、少师杨溥、尚书吴棫、侍郎张成，悉随驾出征。又命郑王瞻、竣襄王瞻瞻和定国公徐永昌、彭城伯张昶、广信伯侯